

为

志
愿军
烈士
寻
亲

新华社辽宁分社与新华每日电讯联合推出系列报道(之二)

【烈士档案】陈曾吉，1930年5月出生，吉林延吉人。1950年在朝鲜战场牺牲。2014年3月，首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陈曾吉就在其中。2019年9月29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举行认亲仪式，陈曾吉烈士与亲人终于“相见”。

本报记者李宇佳

清明前夕，万物生长。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苍松劲柏环绕，空气仍显清寒。牺牲时年仅20岁的志愿军烈士陈曾吉，就长眠于此。

作为2014年首批归国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022”号棺椁中烈士陈曾吉的身份和亲属关系，3年前得以确认。

在异国他乡漂泊近70载后，英雄的故事也渐渐清晰。

那张黑白照片上，一个面容俊朗的青年，手握钢枪，英姿飒爽。

那是青春的样子。

“五爷爷亲手埋葬了大伯”

今年56岁的陈美善自打记事起，就知道自己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大伯叫陈曾吉，是一位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烈士。

“我是在郑州长大的，小时候放假总是会去延吉的奶奶家。”陈美善说，奶奶家里有一张大伯青年时期的照片，穿着军装端着枪很是英武。“每次看到照片，奶奶都会告诉我，说这是我大伯，他抗美援朝牺牲了。”

慢慢地，陈美善也从父亲口中，知道了大伯陈曾吉更多的故事。

1947年，时年17岁的陈曾吉离开家乡参军入伍。“我父亲说，大伯作战很勇敢，参加过解放战争很多大的战役，一直打到了海南岛。”陈美善回忆说，那张军装照，也是大伯在部队合影中特意抠出自己的部分，捎回了家中。

陈曾吉二弟媳金春今回忆说，当年陈家孩子多，家里很穷，衣食不周。“大伯哥小时候在村里很仁义，处处让着比他小的伙伴们。他长得英俊，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青年。”

然而，自从1949年收到陈曾吉从前线寄回来的最后一封信后，家里人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当时我奶奶、父亲他们都不知道我大伯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后是我五爷爷带回了我大伯的消息。”陈美善说。

陈美善的五爷爷，也就是大伯陈曾吉和父亲陈虎山的五叔，当时也同样作为志愿军战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负伤回

【烈士档案】吴雄奎，男，福建闽侯县青口镇宏三村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73师218团战士，1953年7月牺牲。2020年，吴雄奎烈士遗骸回国。2021年，通过DNA信息比对，吴雄奎烈士与家人“相见”。

本报记者汪伟、于也童

闽侯橄榄，长约一寸，青黄色的果实透着清香，口感微涩而回甘。清明前夕，47岁的吴玉成再次带着家乡的橄榄，跨越2000多公里，由福建闽侯一路北上，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拜他寻了40多年的“父亲”吴雄奎。

“我来看您了。”吴玉成轻轻摩挲着英名墙上“吴雄奎”三个字。声声低语后，是久久的沉默。英名墙前颤颤带着故乡气息的橄榄，是家人经年不绝的思念，是吴雄奎离开后便不曾回去的故乡。

“父亲”的谜题

小时候，吴玉成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

“我和叔叔婶婶一起生活，邻居到家里来找我父母，我都说我没有爸爸妈妈。”成年后，吴玉成才慢慢发觉，从小叫到大的“叔叔”“婶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而那个未曾谋面、只在一张泛黄的2寸照上见过的“父亲”，是自己的伯父——吴雄奎。

“我们这里有这样的风俗，对没有结婚就过世的亲人，他的亲属会把自己的子女过继过去作为后嗣。我就是过继给伯父的，后来我才知道，伯父是个牺牲在战场的英雄。”吴玉成说。

伯父是什么样的人？这在吴玉成心里是一道解不开的谜。

1934年出生，志愿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1953年7月，朝鲜，因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烈士证上寥寥数语，记录着吴雄奎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这是吴家掌握的，关于吴雄奎为数不多的信息。

吴玉成的钱夹里，那张泛黄的2寸照片，是吴雄奎留给吴家的唯一遗物。精心塑封的照片上，站着笔直军姿的吴雄奎面容青涩，瘦小的身躯穿着宽大的军装，身后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这是刻画在吴家脑海里的那个永远年轻的少年。

“兄奎赠，公元1952年5月15日，红星照相馆”——相片的背面，简单几行字记

烈士陈曾吉：青春停留在20岁



▲2019年9月29日，陈曾吉烈士弟弟家属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英名墙上寻找陈曾吉名字。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翻拍的陈曾吉烈士生前照片
(资料片)。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国疗养时把消息捎了回来。

“当时大伯是侦察排的一个班长，在一次侦察中深入敌军控制区遭遇埋伏，整个小队都没了。跟着后续部队前进的五爷爷，在死人堆里看到了大伯的尸体，亲手把大伯掩埋了。”陈美善说。

在父亲几度哽咽的回忆中，陈美善把大伯牺牲的过程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我父亲还告诉我，当时我五爷爷掩埋大伯的时候，墓地里除了尸骨和军装，还有一个我大伯的印章，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然而，这枚证明身份的印章，直至近70年后，才出现在世人面前。陈家人，也足足等了近70年。

是兄弟也是战友

2014年3月，第一批载有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飞机降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定居在郑州的陈虎山从新闻上听说了烈士归国的消息，心里“咯噔”了一下，泛起了涟漪。

事实上，陈曾吉烈士的遗骸就入殓在编号“022”的棺椁中，但由于信息不全，遗骸的身份一时间难以辨认。

陈美善不敢想，这么多年寻觅无果，她怕万一希望落空，只会给父亲徒增伤感。

陈虎山想过，也去找过。

得知陈曾吉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入伍参军、找回兄长的遗骸，成了陈家余下三兄弟最大的心愿。

据陈美善回忆，当时她的父亲、叔伯都报名入伍，但二伯因为要照顾家里，最后只有父亲陈虎山和叔叔陈虎吉如愿参军。

既是兄弟，也是战友。陈虎山追随着陈曾吉的脚步，踏上了朝鲜战场。“但我父亲说，直到他跟着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撤离时，也没找到掩埋大伯的地方，”陈美善说，“还有那枚五爷爷所说的印章。”

战争是残酷的，但陈虎山无疑是幸运的。“那个时候，我们家有7个人参加了抗美援朝，但只有我父亲和我五爷爷活着回来了。”陈美善说。

直至2019年清明节前夕，有关部门才从连续六批归国的数百位烈士遗骸、上千件烈士遗物中，找出24枚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并发动社会力量为魂归故里的烈士们寻亲。

陈曾吉的印章就在其中。随着印章一同出现的，还有这样一条烈士线索：陈曾吉，男，吉林延吉人，1930年5月出生，1950年牺牲，生前部队不详。

希望的火苗一下子旺了起来。在陈美善和父亲还没有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一通来自吉林老家的电话，传来了大伯陈曾吉的遗骸已经回国的消息。

为了更准确地确认烈士的身份，当年8月，在郑州市金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陪同下，陈美善和父亲在郑州做了DNA信息采集。

没多久，对比分析的结果就出来了，确认22号棺椁里的遗骸和他们存在生物学亲缘关系。“那就是我的大伯陈曾吉。”陈美善说。

得知陈曾吉烈士遗骸归国，还能当面“认亲”，陈虎山激动不已。“我父亲当时都80多岁了，说什么都要亲自去。”陈美善说，父亲要把他的兄长、他的战友接回家。

夙愿已了 “青春”永在

2019年9月29日，陈美善陪着父

亲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与其他5位烈士的遗属，在社会各界代表的共同见证下参加了认亲仪式。

在刻有19万抗美援朝烈士姓名的英名墙上，陈美善和父亲终于找到了陈曾吉的名字。

相别七十载，兄弟二人终于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再见”。身着志愿军军装的陈虎山挺起胸膛，向着英名墙立正敬礼，将一束花摆在墙下。

除了鲜花，陈虎山还特意带了一个绸缎包裹，里面包的是那张陈曾吉留给家人的唯一相片。

在兄长面前，穿上那件珍藏多年的志愿军军装，那一刻，泪水在陈虎山的眼眶里打转。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正是无数像陈曾吉一样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祖国的安定与和平。

实际上，得知陈曾吉遗骸葬在沈阳，陈虎山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来看看。没等到DNA验证，2019年7月1日，陈美善就提前陪同父亲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大伯陈曾吉。

“因为那天是大伯牺牲的日子，对于我大伯、我父亲以及我们家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陈美善说。

时隔一年，2020年7月1日，陈美善再次陪着父亲前来祭扫。而此时的陈虎山已然罹患癌症，是想见兄长最后一面的愿望，支撑着他年迈又病重的躯体。

“回去后大概两个多月，我父亲就去世了。”陈美善说，“我父亲说过，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大伯回国，他的心愿已了。”

在陈美善这一辈中，有6人像他们父辈一样参军入伍。“我常跟自己的孩子讲我大伯的故事，就是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中，把这种精神传下去。”陈美善说。

如今，每逢清明或者7月1日前夕，陈美善都会从郑州前往沈阳祭扫大伯陈曾吉。“这么多年，终于把大伯盼回了家，我要替我父亲、我奶奶他们，看看他，守好他。”

而在距此数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的老屋里，烈士陈曾吉的照片一直挂在墙上，几十年来一尘不染。那张木框的黑白照片上，年轻的战士眼神坚定。

那年，他正青春。

烈士吴雄奎：橄榄枝头寄乡情



▲3月5日，吴玉成在烈士英名墙上找出“吴雄奎”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烈士吴雄奎生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录着即将奔赴战场的少年，对家乡亲人浓浓的眷恋。

“红星照相馆，这一定是在国内，这家照相馆在哪？现在还有吗？一定是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了，他想给家人留下一点念想。”吴玉成说，这张照片是伯父牺牲后经人邮寄到家里的。“他是哪年过江的，又是怎么牺牲的，没人能说得清。”

对于吴家的疑问，同村年过九旬的吴兴水给出了部分答案。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和吴雄奎分到了不同的队伍，从此再未见面。有一次自己受伤，在医院遇到一位战友，那名战友告诉自己，吴雄奎牺牲了。“他在侦察队，穿插到敌人阵地后，受伤牺牲了。”

说罢老人的眼睛有些迷离，那群穿越烽烟、慷慨赴死的少年似乎又出现在眼前。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内，零零散散的遗物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战场上英勇就义的吴雄奎：一枚印章、六枚纽扣、一个手电筒、一支钢笔、一个水壶……

“他还带了钢笔，是准备给家里写信的吧？”“那个手电筒可能是巡视用的，他是个侦察兵”“水壶上有洞，不知道是不是子弹打的，是不是就是这颗子弹寄了他的命”……吴玉成说，“看着心疼。”

珍贵的印章

岁月轮转，吴家三代人始终有一个心愿：吴雄奎能落叶归根。

2014年以来，韩国陆续向中国移交发现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吴雄奎年过八旬的弟弟吴奎佛看电视时，总会同儿子吴玉成唠叨叨叨：“会不会有一天，你伯父也能回来？”

“他走那年，我哭得厉害。”吴奎佛说，因为父母早亡，自己从小与大哥吴雄奎相依为命，生活上靠吴雄奎打零工、种地过活。大哥当兵走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只记得他比我大7岁。”

“世界上很多事情有时就是很奇妙，

2020年9月，在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回国的遗骸中，吴雄奎的棺椁编号是621。烈士遗物中就包括刻有“吴雄奎”三个字的印章。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内，吴玉成将手中的照片扣在玻璃窗上，认真比对着印章上的字迹。“就是它，和照片背面的印章一模一样。”吴玉成略显激动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桌上的碗筷

一杯家酒，一副碗筷……每年7月6日，吴雄奎牺牲的日子，吴家都不忘在家中祭拜。中秋、除夕这些特殊的日子里，吴家的四方桌上总会留出一个位置，“他回来了，家才算团圆。”吴奎佛说。

福建闽侯县青口镇宏三村，是吴雄奎出生的地方。吴雄奎牺牲后，相关部门就安排当时还小的吴奎佛去烈士学校读书，此后为他安排了工作。

如今，那个吴雄奎离开时放不下的年幼弟弟已是耄耋老人，一家三代居住在村里老街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一楼是十几平方米的门市，租给别人经营。闲暇时，吴奎佛会在这里坐上摇椅，看看街上来往的行人。

距离吴家三五十米的距离，是一座单孔石桥，连接着村子内外。吴玉成每日都要跨过这座石桥，骑上电动车去到对岸七八公里外的工厂上班。

夜幕降临，一家三代人再次围坐在四方桌前，热闹地吃着晚饭。偶尔，吴玉成两个年幼的儿子会翻夹盘子里的菜，随即调皮地偷笑。吴玉成说，“等疫情过去，我一定带他们去烈士陵园下敬少先队队礼。”

日子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如同吴家门前那条碧波连连的小河，向远在天堂的吴雄奎诉说着岁月静好。

吴奎佛的抽屉里，一张蓝格子手帕还包裹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想念时，吴奎佛就会拿出来看看，嘴里还会念叨着：“哥，你总算回来了……”